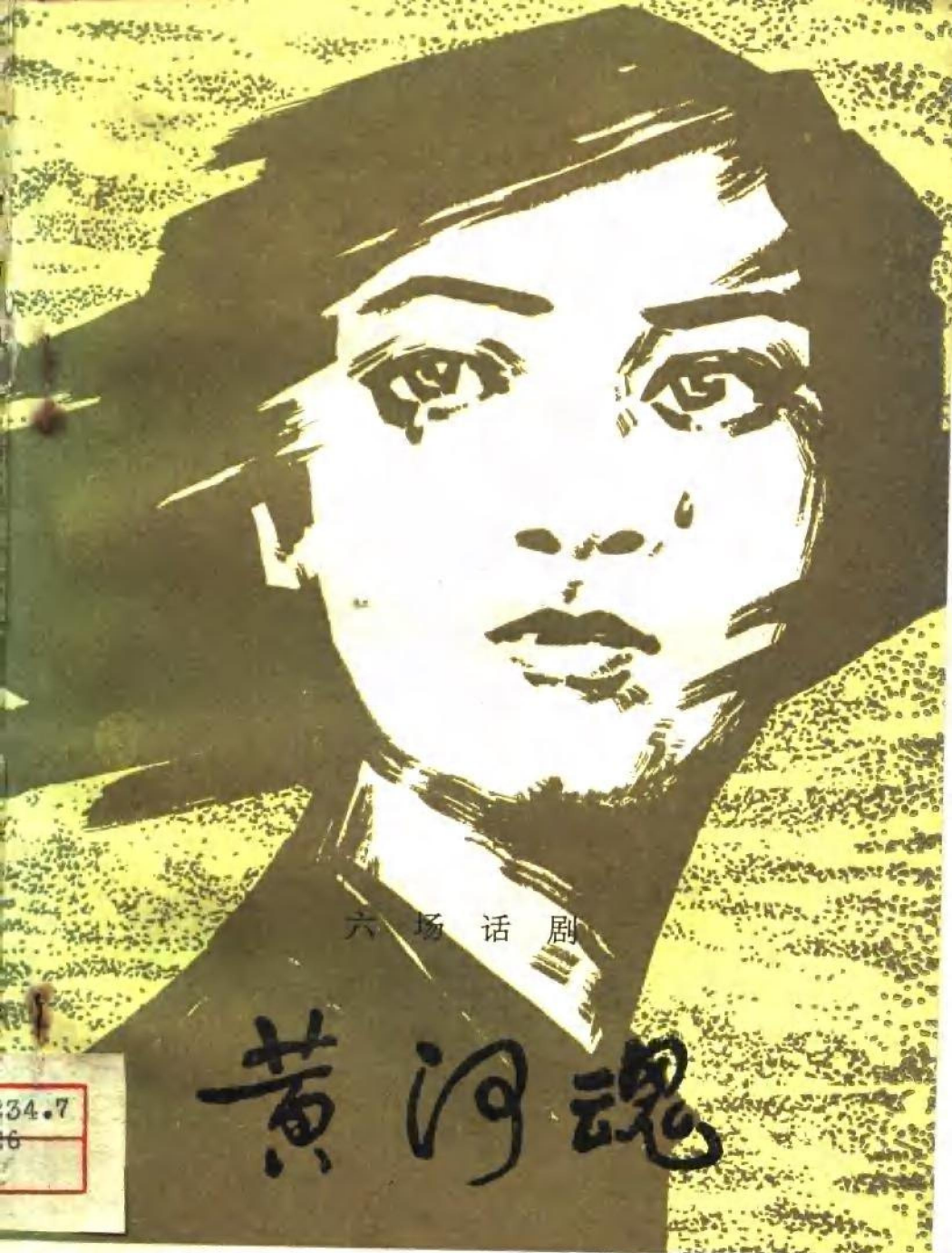




六 场 话 剧

黄河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目

黄 河 魂

(六场话剧)

编剧：贾 克 斗 兵 卢润泽

姚大石 常文治

执笔：贾 克 斗 兵 卢润泽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 $\frac{1}{4}$ 字数：62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册

书号：10088·678 定价：0.37元

〔气势磅礴的音乐……

〔乐声转而如泣如诉……

〔一个浑厚深沉的男中音朗诵：

“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在你身边发生了覆地翻天的变迁。黄河——我们的母亲！你可知道，就你身边——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高家垣？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一位从中央来的大‘理论家’，在这一带搞土改复查。在这场运动中，民兵英雄方大勇竟被当作‘恶霸地主’给镇压了！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两声清脆的枪响，大幕徐徐拉开。

〔深夜，黄河波涛翻滚，狂风呼啸。

〔破旧的河神庙，断垣残壁；庙前空场，杂草丛生。

一株粗大的枯柳树，几缕垂枝随风摆动。树后，躺着一具死尸。一线惨白的月光照射在纸招子上，上写“恶霸地主方大勇”。

〔少顷，一个中年妇女，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婴踉跄地跑上，扑到死尸跟前双膝跪倒，失声痛哭……她就是死者方大勇之妻。

〔黄河的咆哮声。夜风传来河神庙里的口号声：“纯

洁队伍查三代”、“搬开石头闹土改”……

〔方大勇的妻子哭泣着……

方 妻 （呼天号地）大勇啊！你死得不明不白啊！

〔年轻时的赵怀保走上。

赵怀保 大勇嫂子？！你怎么敢跑来向恶霸地主哭尸？

方 妻 （哭泣）怀保兄弟，你、我和高凯哥三家，都是从陕北逃荒过来的。你知道根底，你说方大勇这个民兵英雄是恶霸地主么？

赵怀保 查三代查出来的。方大勇反对土改复查，当面顶撞从中央来的那个大干部……

方 妻 （欲冲进河神庙）我找那个大干部评评理去……

赵怀保 （急拦住）你去找死呀！人家在中央做过保卫工作。现在查出方大勇是恶霸地主，你就是地主婆娘，这娃就是恶霸地主狗崽子……

方 妻 （愤恨地）那个大干部就不讲点天理良心么？

赵怀保 （急堵方妻的嘴）哎呀！你还敢骂那个大干部？你母女俩可惹下塌天大祸了。没听村里嚷嚷，对恶霸地主家要斩草除根吗？（溜下）

方 妻 天哪！（扑向大勇尸体）大勇！人家不容我们母女，咱们一块走吧！

〔方妻站起，奔向黄河崖岸，纵身欲跳，突然有人一把拉住她，这人就是年轻时的高凯。

高 凯 大勇家的，你不能走这条路啊！

方 妻 高区长，怀保兄弟说我也骂了那个大干部，母女俩都活不成了。

高 凯 大勇家的，方家就这么一条根啊！

〔方妻镇静地将孩子放在枯树洞里，双膝跪倒在高凯面前。

方 妻 高凯哥，看在死去的大勇份上，求乡亲们多照料她，我夫妻就是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

高 凯 大勇家的，万万不能……

〔远处有人走来。

方 妻 有人来了。

〔高凯回头张望，方妻趁机登上高崖，跳入滚滚的黄河。

〔强烈的音乐回响……

〔高凯欲救不及，悲痛地望着滚滚的黄河，返身从枯树洞里抱出孩子。

〔年轻时的周大妈抱着另一个女婴走上。

周大妈 高区长，我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你抱的是……

高 凯 方大勇的闺女，她妈跳进了黄河。

周大妈 怎么？你要留下？唉！你也是反了那个大干部，当石头给搬了，再收一个恶霸地主的闺女，说不定也落个方大勇这样的下场！

高 凯 （怔住）这……

周大妈 你自己的闺女也是刚死了亲妈，让我给带着，谁不知道你只有一个闺女？村里有人嚷嚷，对“恶霸地主”家要斩草除根，你就是把她留下，让人知道了，也保不住大勇家的后代根苗。

〔高凯思索片刻，突然把方大勇的孩子交给周大妈，抱过自己的孩子放到枯树洞里。

周大妈 你这是……

高 凯 只能保一个啦！

周大妈 老高，岚岚是你的亲骨肉啊！

高 凯 让她听天由命去吧！

周大妈 老高！这可是你的后代。

高 凯 这是方大勇同志的后代，也叫岚岚吧！我们要把她养大成人！

〔枯树洞里婴儿揪心的哭声……

〔赵怀保从河神庙门探头……

〔音乐大作……

〔波涛汹涌的黄河水飞溅出剧名《黄河魂》三个大字。

〔幕落。

〔浑厚深沉的画外音：

“黄河啊！你做个历史的见证吧！记下这笔恩仇，它已经付出了一代人的鲜血，这个代价够昂贵的了。那么，历史又将如何演进呢？”

〔一九七一年，秋天。

〔仍然是序幕的那个地方，如今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河神庙早已倒塌，在“处决”方大勇的地方，新盖起一座阶级教育展览馆。当年的枯树吐出了新枝，垂柳漫漫。新砌的花坛，百花争艳，坡地上绿草如茵。

〔险峻的黄河堤岸，沿着黄河向天边伸展开去。堤岸边用石头砌成整齐的小路。一个大红箭头的路标，上写《黄河宾馆》。

〔朗诵：“廿五年过去了。当年高家垣一带的土改复查，后来党中央毛主席给纠偏了；虽然还遗留下一些历史问题有待解决，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如今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因为那个大“理论家”曾在这一带有过“伟大的革命实践”，高家垣这两年很自然地“培养”成为一面先进的红旗。那么，当年从陕北逃荒过来的三户人家呢？那个放在树洞里的高凯的亲生闺女，至今在什么地方？生活变化得怎么样？暂时还无可奉告。方大勇的亲闺女却已长大成人。”

〔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田园诗般的悠扬音乐声中，

幕徐徐拉开。

〔在当年方大勇妻投入黄河的那个石崖上，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穿着破旧而整洁的衣服，手持羊铲，身背雨伞，低头看着一本破旧的外文书，口里默默诵着外语，不时抬头张望。她就是高岚。〕

〔山坡上传来羊叫声。〕

〔高岚走上石崖，铲起地上石子，向羊群抛去，不时向展览馆内张望，象是等着谁。〕

〔这时，从展览馆内走出一个七十余岁的老者，身体瘦弱，穿着一身缝改过的旧西装，十足的老知识分子形象，他叫方思农。〕

〔方思农拿一把笤帚，扫着展览馆门前的路，边扫边走过来。〕

高 岚 方教授！

方思农 （亲昵地）岚岚！

〔两人朝四下望了望，走近凑在一起。〕

高 岚 （讲英语，小声地）您叫我来什么事？

方思农 （英语）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摔死了！

高 岚 （震惊，英语）什么？不会是谣言？

方思农 （英语）我听展览馆的人在那窃窃私语。

高 岚 （急切地，英语）什么地方？

方思农 温都尔汉。

高 岚 温都尔汉？

方思农 我查了查地图，在外蒙的克鲁伦河畔。

高 岚 这么说，是投敌？

方思农 叛国！

〔两人情不自禁地双手握在一起。

高 岚 方老师，您有希望解放啦！

方思农 （摇摇头）但愿如此。

〔突然，从展览馆内冲出两个带红袖章的“造反”队员，将高岚、方思农围起，贾鹏飞随上。

〔方思农、高岚立即分开，站在一边。

二 狗 请罪！

〔高岚、方思农掏出小红本语录放在胸前，低下了头。

贾鹏飞 知道你们俩是什么人吗？

二 狗 说！

高 岚 我是原县委书记高凯的女儿。

二 狗 走资派的狗崽子！

贾鹏飞 你呢？

方思农 按你们的话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贾鹏飞 按你自己的话说呢？

方思农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贾鹏飞上前，一个耳光打在方思农的脸上。

方思农 （抹去从嘴角里流出来的鲜血）打得好！一巴掌打走了三个半人……

〔众欲上前，高岚抢上护着方思农。

高 岚 打我吧！是我叫住他，跟他说话的。

〔贾鹏飞制止住“造反”队员。

贾鹏飞 （训斥地）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凑在一块密谋什

么？

〔这时，赵怀保陪田野走上。

贾鹏飞 （故意提高嗓门）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

赵怀保 （制止）鹏飞！

贾鹏飞 哟！赵书记，从地委来？（对高岚）今天的晚汇报改成批斗会。去吧，先放你的羊去吧！

〔高岚欲走。

赵怀保 （亲切地）岚岚！把羊赶回圈里去。有什么需要吗？跟赵叔叔说，你爹不在，我就是你最亲的亲人嘛！

〔高岚不语，走下。

贾鹏飞 方思农，把展览馆再打扫一遍。

赵怀保 不用了。（关切地）怎么样？心脏病没有犯吧？我们的方教授！

方思农 对不起，我现在不是教授了。

田 野 （感兴趣地）那是什么呢？

方思农 你们的专政对象。（走下）

赵怀保 （缓和一下气氛）哦，鹏飞啊，这位是文化组派来的作家田野同志。这就是高家垣支书贾鹏飞。

贾鹏飞 （鞠躬）欢迎领导指示。

田 野 高家垣真是抓阶级斗争的一面红旗，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赵怀保 极左，完全是极左！

贾鹏飞 （不解地）赵书记……

赵怀保 我早就讲过嘛！工作要扎扎实实地抓，搞这些极左思潮的花架子有什么意思。学习班立即解散！

贾鹏飞 解散？赵书记，这两天又有新动向，阶级敌人传播反动谣言。

赵怀保 什么谣言？

贾鹏飞 （凑近，机密地）攻击咱们的林副统帅。

〔田野哈哈大笑，走到一边观看枯树洞，若有所思。〕

赵怀保 住嘴！什么林副统帅，是林贼！

贾鹏飞 （吓坏了）啊？林副统帅，是贼？

赵怀保 比贼还贼！我早就看出林秃子不是好东西。“九·一三”事件，林贼妄图投敌叛国，被党中央、毛主席给粉碎了。

贾鹏飞 （摸着脑袋）我的妈耶！谣言变成真事啊！

赵怀保 看来批林这场运动是势在必行，我们要紧紧跟上形势。

贾鹏飞 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

赵怀保 唉呀！肃清林贼流毒，首先就从你们这些人身上开刀。

贾鹏飞 是！我一定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赵怀保 （气极）不要再说了！（神秘地）北京电话通知，有一个重要人物来高家垣有重要任务。通知宾馆，接待要隆重，欢迎要热情，去吧！

贾鹏飞 好！（走下）

赵怀保 老田啊！头一次来高家垣吧？

田 野 二十五年，前，这一带搞土改复查，我来采访过，旧地重游。（感慨地）变啦！当年的枯树已吐出了新枝，可是这个树洞还在。

赵怀保 是呀！河神庙变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顾问当年住过

的地方，我们新建了一座黄河宾馆。

田 野 我记得当年有个叫方大勇的人，就被镇压在这里。

赵怀保 不错，是个恶霸地主。展览馆的第一部份就是他的罪行。

田 野 他老婆被吓得跳了黄河，就在这个树洞里留下一个闺女叫人给抱走了，后来有下落吗？

赵怀保 （支唔地）嗯……不清楚。走吧，进里边去看看。

田 野 （笑着走进展览馆）好！

〔赵、田两人同下。

〔周大妈挎竹篮上。

周大妈 （小声地呼唤）岚岚！岚岚！……

〔贾鹏飞带人上来贴欢迎标语，下。

周大妈 呦！又贴这些干什么？（耽心地）岚岚！岚岚！……

〔高岚兴冲冲地走上。

高 岚 大妈，我在这儿。

周大妈 孩子，这么多年大妈头一回看见你笑。有什么高兴的事？

〔高岚在周大妈耳边低语……

周大妈 （一惊）什么？那个“永远健康”的人摔死啦？！这下你爹也该从大狱里放出来了！快吃吧，孩子。

高 岚 （掀开竹篮子上盖的毛巾，一怔）又是蒸馍？

周大妈 还有杂烩菜，吃吧。

高 岚 大妈！告诉我，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这是哪来的？

周大妈 别问了！唉！你爹把你交给我，大妈没有照顾好你呀！（塞给高岚一个蒸馍）

高 岚 （托着馍，扑到周大妈怀里）大妈……

周大妈 （忽然想起）看我老糊涂了？（掏出一封信）岚岚，看，小民又来信了。

〔高岚看信。

周大妈 一见小民来信，我这心里呀，就象过电影似的，你们俩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从小一块上学，一块念书，谁见了不说是天生的一对呀！……

高 岚 大妈！

周大妈 文化大革命一闹，分开了，一个进大学出了国，一个在山上放了羊……

高 岚 （心事忡忡地）大妈，说这些干啥？

周大妈 好！那他信上说了些啥？

高 岚 他说，他回国后，分配到农科所去工作，请假要来看您。

周大妈 一个老婆子有啥好看的。还有呢？

高 岚 没了。

周大妈 没问问你？

高 岚 您自己看吧！（把信递给周大妈）

周大妈 （笑呵呵地推回）信是啥时候写的？

高 岚 哦！十天以前了。

周大妈 一定是回城里先看他爹去了。岚岚，你的心事瞒不过大妈的眼睛，这些年，我知道，你在想他，等着他。这回好了，那个秃子摔死了，等小民回来我叫他带你走，也念大学，往后在一块……

高 岚 大妈！我哪儿也不去。我爱这黄河，喜欢咱这黄土高原，我愿意在这儿呆一辈子，一辈子……

周大妈 尽说些疯疯癫癫的傻话，（把饼子塞给岚岚）傻得连

饭也顾不上吃。

〔这时一个年轻人，手提漂亮的旅行箱匆匆走上。他高身材，宽肩膀，穿着整齐而又合体的新制服，是那样潇洒，英俊。他就是赵民。

〔周大妈与赵民迎面碰在一起，两人都怔住了，互相疑惑，上下打量……

〔高岚在一旁早已认出是赵民，她心跳脸红，欲叫又住口，转身躲到树后。

赵 民 （放下旅行箱，惊喜地）周大妈！

周大妈 （擦着眼泪）真是小民？

赵 民 是我啊！大妈！（奔放地将大妈紧紧抱住）大妈！你好啊？！

周大妈 哟！这是哪国的规矩？大妈憋得喘不过气来了。叫大妈好好看看。

赵 民 您显得老多了。大妈，岚岚呢？

周大妈 那不是岚岚！哟，岚岚哪儿去了？岚岚！（找到树后）这不是，在这儿呢！（拉岚岚）天天想小民，盼小民，小民回来了，你倒躲起来了。

赵 民 （打量着这个衣衫褴褛，但又美丽的姑娘，怔住了）……

周大妈 怎么，都不认识了？

赵 民 岚岚！（热情地伸出了手）你好啊？

高 岚 （没有握手，扯了扯衣角，低下了头）……

赵 民 我们好象有五年多没见面了。这些年我给你写过多少封信，为什么不回信给我？

高 岚 （仍不语）……

周大妈 岚岚，你咋不说话？

赵 民 你说呀！

周大妈 别问了，我替她说：你爹打倒了她爹，她怕写信连累了你。

赵 民 （痛苦而又感激地）原来是这样……

〔方思农夹着破行李从展览馆走出。〕

方思农 岚岚！奇迹出现了，学习班宣告结束。你、我都在这个最高学府毕业了。（仰天大喊）我要解放了！

周大妈 真的？！岚岚，快领小民回家，我去给你抱行李去。
方教授，您还是回去住我家东房。（说着走进展览馆）

方思农 岚岚！快，把我解放了！（指背上的“反动学术权威”标记。高岚扯下扔进黄河）

高 岚 （指标语）方老师，您看！北京要派人来了，说不定是为了您的事……

方思农 真会来得这么快？

高 岚 见见这位人物，提出申诉。您不提，我替您提。

方思农 高岚同学，你还戴着黑帮子女的帽子呢！

高 岚 方老师……（心情沉重地低下头，下）

赵 民 （望着方思农，又是很大的震动）什么？方教授！
您是方思农教授？

方思农 现在有谁还敢冒充我的名讳呢？

赵 民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一个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土壤学专家，竟会成了这个样子……

方思农 你是谁？看过我的档案？

赵 民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赵民。

方思农 赵民？

赵 民 您忘了？您给我们讲土壤学，有一个从黄河边上来的学生……

方思农 一堂课你就向我提出了二十多个问题！……

赵 民 （鞠躬）方教授！（奔过去伸出了手）

方思农 等一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是地委书记赵怀保的公子。方某可是令尊大人的专政对象，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双料货。

赵 民 因为什么？

方思农 鄙人只不过讲了一句大实话：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高峰，说顶峰不科学。这就触动了副统帅，（激动地）是那位顾问大人在一次大会上点了我的名，我就被双开了，押送农村监督劳动。我本来是陕西人，因为高家垣跟顾问有一段历史渊源，我很荣幸能为他树的这面红旗增添新的光辉。（方思农越说越激动，用手捂住心脏，靠在大树上）……

赵 民 （迷惘地）真是不可思议……（忽然想起）哦！方老师，您还记得爱茵·伊丽丝夫人吗？

方思农 四十年前，我们是牛津大学的同学，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赵 民 她又到中国来了，在农科所讲学，到处寻找您。您过去不是把一篇《黄土高原改造设想》的初稿，让她看过么？

方思农 我不会忘记，这是我里通外国的一条罪状。

赵 民 不是罪状，伊丽丝夫人说：是个大胆的设想。她希望您再引深一步，尽快拿出一篇更完整的论文。

方思农 第一，这篇新论文已经写好了，名字叫《黄土高原改

造论》。第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是另外一个人跟我合作搞的。

赵 民 谁？

方思农 一个青年人，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这几年，她赶着羊群，走遍了这一带的山山水水，看到了人民的生活，研究着高原的水土情况，她忍受着无情的折磨，以一个青年人少有的毅力，学会了三种外文。可以说在她这种精神激励下，我们共同完成了这篇新创作。

赵 民 这个年青人是谁？

方思农 学习班里我的新同学，她叫高岚！

〔这时高岚从展览馆走出，站在高台阶上。

〔悠扬的音乐声响起……

赵 民 （激动地拉着高岚的手）岚岚！是你——

〔周大妈抱行李上，看见这副情景，忙拉方思农衣角，两位老人悄悄走下。

赵 民 岚岚！你受苦了。

高 岚 （将手抽回）不！我很好。

赵 民 看到方老师和你的遭遇，我心里象刀扎一样。越感到你们的不幸，我就越……

高 岚 越怜悯我们，是吗？

赵 民 别这样说，岚岚！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受这心灵上的创伤，创造了这个奇迹，是一般人处在你这种地位所做不到的奇迹。

高 岚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方老师。

〔远处传来黄河行船拉纤的号子声。

赵 民 （登上堤岸瞭望）岚岚！你还记得吧？那年的夏天，